



香港基督教在探索其社會角色的時候，也得面對「右」的挑戰。所謂「右」的觀點，可以兩方面來闡釋。

◀ 政治觀的衝突 ▶

第一方面，是關於基督教與民主、自由及人權的關係。基督徒難免有一種傾向，就是會誇大及簡化兩者的關係。筆者並不反對民主及自由，但對於某些把基督教等同民主自由的觀點，卻不敢苟同。二〇〇四年一月初，八九民運領袖吾爾開希來港出席梅豔芳的喪禮後短暫留港，並參加了一所教會的主日崇拜。後來他接受記者訪問時說：當日教會牧師指出，他在爭取民主方面所作的事很「基督性」。不過他又說：他曾跟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談，達賴向他表示，「吾爾開希我的好朋友，你所做的事情很『佛性』(Budda-ly)呢」。這樣看來，民主制度既符合基督教的精神(「基督性」)，也可以符合佛教精神(「佛性」)。基督教並不能壟斷民主，就正如基督教支持環保，佛道也支持環保一樣。

其實，近年我們在港已較少聽到「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民主」這些高調，較流行的是強調民主制度符合基督教的精神。問題是，上述主張畢竟仍停留在義理層次，一旦把某些原則綱目(如愛、公義、憐憫等)具體落實時，便難免出現不同的研判與詮釋空間。例如，是否一定要〇七、〇八普選？怎樣的「循序漸進」方符合民主？我們會發現，上述分歧的本質與其說是神學性(真理)的，倒不如說是社會性(意見)，端視不同人對許多問題的不同理解與判斷。於此，我們實在很難得出一個一致的「基督教立場或答案」。如果我把自己從聖經所領受的政治觀視作真理，要求其他基督徒都得遵守，那麼，基督教會否變成我們打壓異己的工具？

與此有關的是宗教右派的壓力，所謂宗教右派(Religious Right)源自美國，就是意圖以基督教觀點(特別是道德立場)來影響政治及立法。早前立法會選舉，有人建議從議員的道德倫理傾向(如同性戀、賭波、婚姻等)來作投票的憑藉，在某程度上可視作這種立場的端倪。究竟基督徒在投票時，是否單以道德標準作為唯一的參照？這相信是個頗值得討論的課題。

◀ 極端自由主義的挑戰 ▶

第二方面，當基督徒自付是民主自由的捍衛者時，卻忽視了我們也會成為自由主義者批評的對象。例如：在最近校本條例的爭議上，教會作為辦學團體，接受政府公帑辦學，卻被抨擊為反對校政民主化。筆者於一次大學的午餐聚會中，同桌數位教授便批評教會一方面高舉民主，但另一方面卻又在校本問題上反民主。儘管筆者多番回應，基督教辦學團體

並不反對校本及校政民主化，而只是對校董會社團化的建議有保留，但這仍未能釋除眾人的疑慮。

此外，自由人權等價值所強調的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，也可以被用來針對教會學校的宗教教育。《中學資助則例》及《小學資助則例》的附件規定，「學校不得強迫學生接受宗教訓導或參加任何宗教儀式，並應為不願參加該等活動之學生另作安排。全體學生須於每年開始時獲悉此規定」。筆者相信絕大部分的教會學校均沒有讓學生得悉有關規定。假使有非基督徒家長以良知及信仰自由為理據，反對子女在學校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參與基督教早會及聖經課，教會作為辦學團體又如何回應？再者，面對平等機會的要求，教會學校不聘用非基督徒任老師的「潛規則」，會否成為爭議，也是不容忽視的。



若果再站在極端自由主義的立場，把自由、人權等價值絕對化，則包括宗教信仰內的其他一切價值，也得置於次要的位置。某程度上，現時我們面對同性戀的議題時，業已感受到極端自由主義對我們的批評了。

筆者相信，上述「右」的觀點，遠比「左」的挑戰，對基督教的衝擊更為直接。我們業已活在多元價值的社會之中，如何在多元化中持守真理，在社會上作光作鹽？基督教又該如何回應種種的挑戰？這都是我們需要深思及直面的。✠

(作者為崇基學院神學院龐萬倫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講師)

資訊氾濫在教會



● 陳浩然

資訊爆炸炸毀誰？

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資訊的世界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起床後，十多個電視頻道使你不能專注地吃早餐；在趕巴士的途中，雖然一手公事包，一手三十多頁的彩印報紙，但也難不到你再拿一兩份免費日報；坐巴士途中，你緊盯前面的「CD熒幕」；到了辦公室，你已習慣電腦熒幕上經常出現與工作無關的資訊；回家了，你在信箱中取出一疊印刷品，你熟練地翻兩翻，便跟昨天一樣把它們扔進面前的回收箱。這時，手機收到短訊的鈴聲響了，你看了一眼，便把手機關掉……

為什麼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這麼多資訊，以致有人要用「資訊爆炸」或「資訊氾濫」來描述其嚴重性？理由不難明白。發放資訊的目的是要把資訊送到更多人的手裡，以前可使用的媒體不多，使之成為極昂貴的玩意；但今天藉著科技的幫助，電子化資訊可以在幾乎零成本下遍佈世界。而傳統媒體失去廣播的專利後，亦惟有把服務大眾化(包括價錢、形式)以維持競爭。結果呢？就是更多的人能夠在更多的媒體上，發放更多的資訊。至於接收資訊的一方，因相信「擁有資訊、掌握契機」的道理，抱著寧濫勿缺的心態，當然不會介意被各式各樣的資訊包圍。畢竟，資訊不同脂肪，過多也不會對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。

在這供與求的關係下，大量資訊被製造及廣傳。有用的資料固然不少，但過時、錯誤及不相干的資料卻更多。我們面對這複雜的資訊世界，確實的資訊變得難掌握。近年互聯網上「搜索引擎」大行其道，反映的不是它的卓越功能，而是我們的混亂無助。「資訊爆炸」炸毀的不是其他，而是「資訊」自己。握著一片片炸毀的資訊，我們都「比先前更不好」。

不抗拒，不迷信

接下來，讓我們看看教會處於這資

訊網羅的景況。首先，我們留意到資訊的交流，跟教會的生態實在是息息相關的。信徒一般的教會活動，如聽道、查經、傳福音、團契分享、看教會壁報板等，其實都是不同形式的資訊交流。就是我們熟悉的「大使命」，不也是實踐了傳播學的基本原理？因此，以上提到有關發放資訊者和接收資訊者的特質，也同樣應用在信徒的群體中。今天我們看見在基督教圈子裡，不同資訊的量及傳遞形式確實十分豐富(甚至太豐富)，而身為長進的基督徒，又怎能不因有更多的選擇而感到興奮呢！然而，更多的選擇不代表有更好的選擇，也不代表人懂得選擇，更不用說恰當地使用這些選擇。「屬靈」資訊愈多，對信徒的辨別能力要求就愈高，否則便更難適當地運用得來的資訊。試想當年以色列人接受上帝給他們的律例典章之餘，也夾雜著其他宗教的法典，你若是摩西，你有沒有把握帶領以色列人選擇上帝的道呢？

另外，也許有人會擔心(特別是牧者)，問題不在信徒不懂得選擇資訊，而是掌握了很多有價值的資訊後，容易作出比較。今日信徒足不出戶就能接觸到各地「名」牧的講道；什麼教會增長經驗、小組帶領技巧、生命重整之旅等資訊，琳瑯滿目，並且一Click就有。看罷這一切想到自己的教會，他們會感恩，還是覺得灰心？這憂慮當然不無根據，但信徒對教會牧養的期望，又豈止於資訊的傳遞——有時無聲的相伴，比震撼萬人的聚會現場錄音，來得更加真實。牧者實在無須過分擔心資訊會帶來負面的比較，反而可成為信徒的屬靈「搜索引擎」指引他們，並與他們一起實踐其中的新理念。資訊無疑充實了「知」，但亦需要在良好的人際關係中才能使之可「行」。我們不須抗拒資訊，也無謂迷信它的功效。外間資訊如何精彩，也不能取代教會裡聖徒確實地彼此相愛。✠

(作者為北角堂傳道)